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陳謫齋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叅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陰人王文成公

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

整菴欽順見而奇之棘寺察案相慶署中有顏

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

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踰年引疾歸一日讀

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
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
於虔臺文成曰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
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
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贊師事焉逾月
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群從
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
舉矣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錄舊臣逾年東郭
始出如越謁文成叅訂月餘旣別文成悵望不

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
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
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
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
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
任東部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
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
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
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間志學

風至今冠江左東部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
 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部服心喪在部日與湛
 其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
 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官僚 召入為
 司經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瑄
 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
 之相資切士類與起甚眾居頃之陞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

改南監祭酒東部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
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部䟽中寓
交傲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東郭年
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
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
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
辨其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
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其苦

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
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疇蹴而知羞惡豈必
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
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已而由人乎哉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
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
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克四端則可
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

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
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
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
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徃行以蓄德也比磨鏡
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
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
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
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
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克

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
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良知一
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
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
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
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
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
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
學也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

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
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
汚不賴博聞克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
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
倚著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
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者便
以爲自棄彼其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
汚乎或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心信原慙不爲不

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
易向在南都人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
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
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
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世俗通
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
認得箇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
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

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旣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

聖學與仁
卷之十一
六

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懣
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
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聖學之裂也久矣

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
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卽
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
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
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
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非有人

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顏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脉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

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
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卽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莫見莫顯卽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
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
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爲學誨人不倦者以
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也 夫時有動靜
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驚汲汲焉以求可求成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內照而人倫
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
戒慎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是去智
與私而太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
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確然常運
矣俯察於川隤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
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深潭未嘗
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

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子思

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脉絡文也者禮
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
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
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
之曰費說主宰是說網維是卽之而無所措之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
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

知費而隱隱而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爲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竅穿坏道術必爲天下裂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常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叅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耻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

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母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克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要乎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圓率由以出者也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

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摹方效圓而昧于規矩蓋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 同志集於清原東部子曰凡我同志相與無忘於師訓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歟曰好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誠意致知格物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將二事乎曰有

所忿懣好樂親愛賤惡而辟者是誠意之功未
盡也故格致誠正脩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齊
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
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
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故脩己以安
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
乎曰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
平天下也而其目曰上下前後左右天子庶人

共之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毘分曉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

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

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

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

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

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

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

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

灰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童云此是童子
示人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
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與王之
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
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諸兒
以牛羊斧斤其咎在已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
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已
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 古今
人不相遠繫于學術不繫于氣稟忠信與聖人

同以言乎氣稟也好學與聖人異以言乎學術也聖人之學術非於忠信有所加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于慥慥相顧能不失其天命之性而已矣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資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資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及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從良知精

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夫豈不勞然惟去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於海也

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
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蠹
測日文成倡道於晦翁之後有揭掀旋轉之功
人之耳目積習難移故傳習錄中語帶方便向
上一機偶拈示於天泉橋上而未盡托出時節
使之然也文成之教大行江右而江右諸賢識
得此意於良知之微雖自妙契至開示人處則
多就昭昭靈靈知是知非一竅以爲提撕使人
有所依據而漸通其微若自所踐履又皆矚然

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蘊也如此爲
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虛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
少却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
體卒亦如之何哉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文成公
弟子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
文成論學卽慕悅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
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

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
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
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遷南
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
講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
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 召
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
儲相不宜直工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

政究九極聖明

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與聞大政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而疾
遽不起年五十有九謚文莊初文成得南野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南野
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文成
文成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南野遂悟
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
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

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爲宗語云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工夫直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爲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 孟子良知徵諸孩提

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
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
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
利熾然離真起僞日迷以遠憑其意必不淨之
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
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
爲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人
真見良知者或寡矣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

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

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婁師
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
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
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
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决裂
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或謂近時學者徃徃言
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
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

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
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
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
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
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
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
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嘍
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黻棘之牛之戚
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

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
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
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
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
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
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
孟子知愛知敬知是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

以爲良知而卽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

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

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

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

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

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

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

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嘍蹴皆不由

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

學子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

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如此卽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

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 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調之中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

動靜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靜

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或謂定體
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是涵養所得
此却是專主靜養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
未可遽謂之中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
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夫良
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
必不通未能廓然太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
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太
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卽喜怒哀樂

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 良知者性之昭昭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卽良知也良知者

致良知知誠心而知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

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
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無非
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
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
以直內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
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
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力以求本體亦微
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夫
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

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爲之良知之所
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
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不待禪補增加
之也禪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
體功用之全矣 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觀
貼卒難破除諸友精麤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
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
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
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

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
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
可以意念知識爲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
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綿綿密密平平坦坦
不着纖毫氣力是直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
則正念常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
太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 君子之
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
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

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
得人人而喻之 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
爲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
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
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
水無異歸也 或問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旣覺
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靜是盖有意求靜故厭
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
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

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強順俗又欲也心
惡得而靜哉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
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
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
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
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
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 自見已
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
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

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卽是自然若只以

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

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

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

慎恐懼亦卽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卽是養

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卽

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

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夫存心猶

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
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
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或以懲忿
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
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
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
義耳 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卽
轉盼可了不了卽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 萬事出

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
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
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
之生生化化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
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
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
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
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

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
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
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
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
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
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
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覲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
作障礙也哉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

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
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
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近日知學者
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
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卽
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由得定靜安固便將
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 學
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

問辨以億度爲思慮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
用尚隔一層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卽無
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不從軀
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
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
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
一不了都不了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
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
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

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
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
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人心赤子之初本

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
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
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
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
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
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善者

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
已而非人故與人皆陷於惡 處人不當憂人
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
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
人亦有常矣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途百慮
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
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
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
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

似而去之則遠矣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 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溘蕩遺棄人倫焉耳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搆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息到得精義入

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
矣不然流人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
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
服藥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
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
不出於聖人者乎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
能如此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於色耳於
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
能爲盜七竅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
已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
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
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
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近得與龍谿同宿數
時頓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
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裡許盡
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說皆
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谿直

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煉煨人相與切磋直是心
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
所不及 與季彭山書云尊意慮今之爲學者
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爲而
無不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
知執事盖常淪於泱漭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
故爲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誠之
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
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

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陽明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上方啟衢室虛懷盡下中離挈第一義投匭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然而驟矣卒爲貴幸傾搆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

應對之死不回 上察無他釋編氓以歸南過
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中離曰
侃惟一良知而已惘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
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邃養純
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
日記所聞萃爲錄命曰研幾 語云朝聞道夕
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
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
省悟一分是人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

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

聖學矣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食

夜且忘寐人亦爲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

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

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

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

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道本家常茶飯無

甚竒異好竒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
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箇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
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
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恠忽近就遠
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孟子只說是心
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
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

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易曰神無

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

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

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 後儒

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

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

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
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
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
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
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
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覩破信及真可一立便
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
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

氣和以忿生欲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
萬境皆春忿生欲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
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
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
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
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
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
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
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

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
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
甫岡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
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
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
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
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

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彙出後來成僊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

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委
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
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
何有成若佛以見性僊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
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
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
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麗

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
安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
於知化知天一也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
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
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
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
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古今物障
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

體無涯限若着箇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矣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

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

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

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

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

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

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

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

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
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
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
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
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
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
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
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箇敬顏子非

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
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
諛而已顧諛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
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
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
此照也問顧諛何如緝熙曰顧諛亦卽緝熙但
顧諛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
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
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卽爲物縛所存有

善卽爲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
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
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
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
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旣栽旣培
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
不讀時體帖克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
書爲主心爲奴隸散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

茫然爲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

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後儒紛紛

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

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

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

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以心安心

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

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

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持有說夫
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 問學須博求
乃能有見曰見箇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
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
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
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
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
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

二源形影爲二物盖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
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
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
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極鯨爲是則任鯨
爲非非過乎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
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
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
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
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

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
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
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
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
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
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
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
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
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

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
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
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
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
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
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已則霸矣好貨非利
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
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
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

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
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
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
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
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
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
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
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
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

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
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
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
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
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
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
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愒而過我曰吾滋惑矣
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
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

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

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
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
程者也其爲本義多矣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
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
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
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
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王則虛曰
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
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

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格
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
辨曰僊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
虛不外彛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膜無朕而
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
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
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
之極時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
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不若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王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
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
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子廟瞻注久
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
貽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

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

自責以為已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

禮益虔心齋志必為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

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

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

手為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

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

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

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經摺笏所至與人講授榜

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
之居嘗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
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詫曰此類吾
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訝曰有是哉
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
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父
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交
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爲贄由中甬入

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
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
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
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問何冠曰
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
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
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
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
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

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
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甚善又反覆論
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
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門人
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
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日何亟也心齋曰事
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日孟軻寄
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
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心齋對曰然父命不

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心齋
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
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如注
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心
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治總
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而疑
其異乃問曰古言無所乖戾云何曰公何不問
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公敬
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

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爲調度館穀以居
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一
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
有不及聞此學乎旣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
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
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牴牾世方非詆而
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
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乃促之歸還至會稽
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

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
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
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
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歛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
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丁亥陽明起赴兩廣
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
明卒於師心齋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
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嘉靖己亥心齋遘微疾
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廬林子仁春率同郡

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心齋卒年五十八心齋自童不嫺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心齋曾兩畫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人謂以一草門儒生功侔宰相心齋之學豈窒於用者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疏薦聞內閣趙文肅貞吉曾疏請求用真儒意實在心齋俱格不報趙文肅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為且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
 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
 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
 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
 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招
 之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
 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
 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
 經綸變化而位育叅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

至易之道然必用而後其文音義不致有誤

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
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
喜靜厭動之辟乎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
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有學者
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
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
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卽中乎曰
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
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

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
 謂之中矣 徐子直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
 星文與語子直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
 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邊先生
 躍過顧謂子直曰汝亦放輕快些子直持益謹
 若遺一物既子直悟嘆曰從前辜負此翁為某
 費却許多精神 王汝貞持功太嚴先生覺之
 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
 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歐陽南野嘗講致

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
連榻數宵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
相契 黃洛村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
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
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通變而宜此豈爲
欺乎 董燧來學一日瞑目趺坐先生臨其傍
不覺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
豁然 一友與論簡易之道友曰仁者先難而
後獲斯其旨何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

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簡易

或問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
仕也或謂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
隱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此
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此子氣力便不是聖
人之學便不樂 羅念菴述近時悔恨處且求
教益先生不荅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
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 良知在
人天然自足不須人爲立意做作知此者謂之

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
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
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
此而已 良知天性徃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
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叅搭其間則天德
王道至矣哉 所謂真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

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
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良知

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
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動之卽中隨感而應而
應之卽神率真而行又何惑之有 戒慎恐懼
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
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
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
欲 纔着意便是私心 凡涉人爲皆是作偽
故偽字從人從爲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
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
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王經綸所謂樂

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

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

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

根基 門人問志伊學顏曰我而今只說志孔

子之志學孔子之學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

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

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

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
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
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
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
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
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
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別聽命矣故曰大人造
命 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
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

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
得此道者孔子而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及

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

萬化生身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

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行有不得者皆及諸己及己是格物底工夫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大學是經世

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

善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

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正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問天理良知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人以
爲異者以所見各自以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
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
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
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旣知人
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
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温
故而知新也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

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問
印證吾心而已矣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
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

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 聖
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

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
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 有不諒先生者
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
罔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 大成歌寄
贈羅念菴洪先過訪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
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程顧亦如之
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
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
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

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音隨大
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
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
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樂學歌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
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
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
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示

學者能無爲今無弗爲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
道兮誰弗爲爲此道兮誰復知 知得良知却
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
良知之外知

黃弘綱

黃弘綱字

號洛村江西零縣人

武廟末

年陽明王公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
學不倦洛村時已舉於鄉借計歸往謁而聽之
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

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率趨虔
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
師事焉其論學有曰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
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
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
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治
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臭腐神奇同爲元氣
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
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
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
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
患其無用力處不思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
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
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
明是卽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麤
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
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

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

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
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
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
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
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
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夾古訓之是
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與謝
子登鷄鳴之山商確古學曰太古無爲中古無
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

至道由無私而游無爲乎謝子曰否古道遼邈
矣誠從而觀之誠從而游之曰子不見耳目口
鼻視聽言臭乎夫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
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
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
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
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
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爲而奚觀
乎而奚游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

聖學宗傳卷之一

將無往而非古也已 先師之教致良知盡之
矣當時聞者莫不凜然痛省於支離之外而得
其易簡之要至於今日固當磨礪括羽之得於
自信矣然猶或擬議依違於端緒底裡微著小
大之義者焉夫所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著小
大之義一而已矣析之則離合之則贅渾然天
成而燦然條理無容擬議依違於其間使於端
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而妄擬議依違於其間
非所謂毫釐而千里乎蓋先師之學雖頓悟於

居夷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
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
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某爲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遠而
勞已而調山東或曰近且逸矣曰不然責望於
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已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
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
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
已矣夫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

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世之人徒知君子無人而不自得顧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是故建昌不爲遠且勞山東不爲近且逸皆盡心之地也何擇焉

贈友歸連城次歸去聲歸連城今行

藏在我胡不歸誰謂聞道有蚤暮而年華之可

悲想淵明其先得期衛武之可追謝仲淹之後
樂諒伯玉之前非嗟叔季之學術但彷彿其裳
衣遡聖傳之的確自道心之惟微惟我夫子解
此奔馳顧予小子幸君同門長少殊方肝膈乃
存耶溪半餉禹穴一尊近依稀乎黠狂終希慕
乎子顏求在我以自得必知止而後安悟良知
之一竅破世路之多關運日月之貞明繼天地
之大觀夢已絕於三顧丹自成而九還飽藜羹
而厭飫甘泉石之盤桓歸去來兮偕童冠而春

游幸斯文之在茲元具足而何求喜雙睫之未
盲嘆旁搜之可憂鄉人問予以何故非前日之
西疇越南之車冀北之舟徒勞苦以窮年終老
死於一丘木有根而必茂水有源而必流謝多
岐之逐逐得吾心之休休歸去哉萬物皆備於
我矣奚以形迹爲去留望歸乎茫茫非所之蒼
生苟有福三代信可期山我樵而海我釣婦我
饁而兒我耕玩乾乾之義易咏關關之周詩信
良知之可樂我卽天地復何疑

何秦

何秦字廷仁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陽明弟子少陽明十四歲爲諸生時同邑黃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於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柰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於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

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
斬然以衰服見陽明日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
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
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
於善山善山不喜佔俾雖在膠庠靳靳欲脫去
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
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
於越陽明既沒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喜曰
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

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教久之
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主事辛
亥卒其論學語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
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詘
從而誠若果無情詘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
孔子不必徙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
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
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

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
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
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
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
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
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
實功乎况心性旣無形聲何從而得旣無定體
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豈真無所
得耶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
此使果真知卽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
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
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
慮而已 湖襄天下之衝也貨利聲妓雜居劉
子夢禽耻同其俗擇地靜幽結廬以自脩焉或
曰劉子其知所脩也乎遠其色無蔽其明放其
聲無擾其聰棄其智無亂其思守其默無疚其
中劉子其知靜也乎善山子曰是脩也殆非劉

子所謂靜者歟使必盡絕外誘而後謂之能靜則劉子曰將絕天下之色然後謂能養明耳將絕天下之聲然後謂能養聰耳將絕天下之言然後謂能養中心將絕天下之感然後謂能養膚若是劉子已有目矣焉能使不辨色已有耳矣焉能使不辨聲已有口與心矣焉能使之專默而無感也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總劉子閉之幽室求欲無覩蓋已覩無覩矣求欲無聞蓋已聞無聞矣求欲無言無感蓋已言無言感無

感矣於是而求靜也可得乎曰然則將任其情之所之而後謂之靜歟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固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醇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

動定靜定庶矣乎 所諭箇中擬議差毫髮就

裡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
磨礪卽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
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
則凡從前着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
瓦礫誠無所施雖然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
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
而無擬議道固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
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殆亦不廢不

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豈孔子之爲我欺往往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然則磨礪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箇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

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

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真

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

玄之說厲敢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

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為鮮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於客氣枯於

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

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

好至於山川草木鷄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

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卽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鷄犬椅卓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真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

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為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 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 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 今之學者要皆半路脩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

無病况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
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為精一實學耳 所議老
師行事一節恒愧不能虛心體究惟務解釋却
有許多附會執泥之說大抵學不可以有拘事
豈能免於無過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更則仰之
過容何傷如大舜聖人過猶不免使果無之則
虞廷吁咈禹與臯陶又奚用於諫乎其下如成
湯聖敬日躋猶稱改過不吝今僕於師只欲以
無過稱之是不以古之聖人望其師只欲以今

之君子尊之是豈真知乎師也哉要之毀譽得喪不能自忘其情乃爾雖然君子固不能離於形迹而亦不可專以迹泥也若盡以形迹律之則舜與成湯誠不能以無議矣愚意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嘆

此皆今日膏肓充宜精辨但愧不能以此切礪却汲汲爲師解釋無過僕豈不誠遂過之小人矣乎 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而子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爲諸生時卽
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
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
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
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
南滇那夷募立奉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
入沅江伐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
遂遇害死之詔贈官錄蔭其子其論學語曰
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

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幾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憶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則其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目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以飾名而誇好善持念以藏機而謂改過是正顏子之所謂已而必克之者而學者據此以爲學何其汗漫也哉且以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思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

特人不能卽此無聲無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於後儒支離之習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爲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學道者自學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此而自知而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

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
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
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
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
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之
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
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
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
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

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矣人之得一也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博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之知萬物皆我也而不知曰我者二也世之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靈外無我我外無性心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爲宇宙其知音者也往古
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旣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儻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
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得一則
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夫
君子志立則自得自得者自覺而已覺幽見真
故名爲得得實何有斯可與適道矣適道者志
卽道也道卽適也知一焉已矣孟子曰不慮而

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卽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子孟軻氏沒

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
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
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
少而老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
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
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
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
何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已私也人爲也轉展
苦而益勞是作拙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

天者謂其不自悟故曰蠢動能率之者動靜食
息已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
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
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
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
程明道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
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
而後有定 夫六合也者心之郭廓四海也者
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

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而曰誠神
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失此曰自暴此者惟
幾惟微巧在自覺而已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
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了
而自契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
喻於人也蓋其指識曰心名欲爲情似是而非
背道而馳吾固不知其爲吾也已矣萬物何與
也哉是以在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是見而不知
者亦衆矣在湯文武則聞而知之是聞而不知

者亦衆矣夫道也者性也謂人而無性可乎聖人者人之聰明也謂人不皆聰明可乎人不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是本無難知者也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卽非本然矣是曰

明德一入思辨一

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叅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卽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智是已此卽一覺知者也視聽痛癢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

不肖者日用此體也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
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
賢智者不知日用是天則也而有照覺是又不
能澄然無事實過用其心而作於僞矣君子之
道所以鮮能也回黜聰明而仰鑽瞻忽蓋知入
道必求依乎中庸所以得卽永得故曰得一善
而勿失之矣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
知其定性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
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

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
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
性卽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
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
也哉 夫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
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
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
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
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

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
得也是故惟君子也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率
性而行者也焉往而非道哉不有伊周又誰覺
天下未覺之先又誰其不執夢想以爲真哉釋
夢去想則無所事矣惟覺則真妄則未覺也未
覺又以何者爲真乎雖然真性不以妄而或泯
也誰其無恍然之一覺哉百姓共玩而不察惟
其不察故無自悟之門矣孟子指怵惕之心於
乍見入井之頃卽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孟

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
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卽萬化也自聖人以至
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
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
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
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
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
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其慈孝則然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卽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

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
而指其近 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
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
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卽覺
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己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
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
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
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
怎便會悟徹此心旣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太

快之疑 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既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 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

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 問朱子謂
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
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
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
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兩般事此理何如曰
愛親敬長者性也卽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
兩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與不至故必曰至則
通於神明 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

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
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
不能缺一的如何是專如何是不務莫認講求
作談天說地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
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
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
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
性之器氣者性之運說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
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問

南軒荅胡直夫書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
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真切曰有欲此念也
無欲亦此念也覺與不覺耳蓋百姓日用莫非
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卽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
矣 問伊川謂動見天地之心如何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又着剩語如學果自得莫非是心何
動何靜何見何不見不自得皆空言也何從而
見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
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

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問至誠如神曰如神者如吾靈明之本性也故曰民愚而神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終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2775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宣統元年 叁月 拾 伍日